

张聿温
著

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事儿

林立果“小舰队”
兴亡始末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你所不知道的國際足球

林立果“小飛人” 興亡始末

张聿温
著

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事儿
林立果“小舰队”
兴亡始末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事儿：林立果“小舰队”兴亡始末 / 张聿温著. —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4.9
ISBN 978-7-200-10906-1

I. ①你…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历史—现代史—历史事件 IV. ①K27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2315 号

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事儿

林立果“小舰队”兴亡始末

NI SUO BU ZHIDAO DE NAXIE SHIR

张聿温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34.25印张 560千字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0-10906-1

定价：68.00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老虎出山.....	1
第二章 进入空军.....	17
第三章 初露锋芒.....	43
第四章 平步青云.....	63
第五章 空军“太上皇”.....	78
第六章 兵败庐山.....	105
第七章 “康曼德”.....	139
第八章 行动代号：“571”.....	157
第九章 磨刀霍霍.....	200
第十章 剑拔弩张.....	211
第十一章 叶群的心事.....	231
第十二章 “太子”春梦.....	255
第十三章 毛泽东南巡.....	268
第十四章 密报惊魂.....	311
第十五章 暗杀阴谋.....	332
第十六章 六神无主的选择.....	354

第十七章 毛泽东脱险	387
第十八章 预案：割据广州	405
第十九章 林豆豆的悲剧	421
第二十章 仓皇出逃	444
第二十一章 机毁人亡	474
第二十二章 旋翼下的搏斗	491
第二十三章 树倒猢猻散	511
第二十四章 余波与终场	527
后记	543

第一章 老虎出山

(一)

1966年的秋季似乎过早地来临，火辣辣的夏天刚刚过去，便秋风萧瑟，枝叶破败，寒流涌动，人心悲凉了。

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正席卷全国。一批又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被打倒了。整个中国社会处在混乱和动荡之中。人们迷惘、惶惑，以惊恐和莫名其妙的目光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天真幼稚的青年学生，却处在极度的狂热和亢奋之中。

这场斗争从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江青和张春桥幕后炮制、姚文元署名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如果说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一开始还心照不宣，笼罩着一层迷雾的话，那么到了1966年春夏之交，斗争便日益尖锐，矛头所向也日益明确了。下面几个重要日期和阶段，对于希望理解和认识这场运动的人们来说，不能不格外看重：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其中说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8月1日至12日，中共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期间，毛泽东写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这张大字报开始是作为全会文件印发的，很快便在中南海大院里公开张贴了出来。全会将林彪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降低了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地位，通

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

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或登上天安门城楼，或乘坐敞篷汽车在西郊机场，先后8次接见了800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一时间，东风吹，战鼓擂，红旗飘，军号响，大字报铺天盖地，大串联如火如荼。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

乱，先自学校始。5月25日，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带头造校党委的反，首都高校闹了起来。北京的中学不甘落后，也一哄而起。随后，按照中央指示，全国的大中专学校停课闹革命。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已经填写的高考志愿，不算数了，高考停止，造反要紧。从8月份开始，先是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后是抄家、游街、揪斗“牛鬼蛇神”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接着是红卫兵天南海北戴着袖标、打着红旗大串联。由于“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全国的校党委（支部）统统瘫痪了。

此时，中国的学校和整个教育界已无秩序可言。

就像风暴的中心总是平静的一样，领导这场大革命的第二个核心人物，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的林彪，却表现得临阵不乱，若无其事。林彪的确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即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地位显赫、名声大噪地突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他依然表现得那样含蓄、神秘和不可捉摸。

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养病。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夕，他在大连养病，本来是请假不出席会议的。毛泽东派汪东兴专门打电话请他，说他不来就不结束全会，他才应召而来，并当上了毛泽东的接班人，用他自己回到毛家湾家中对秘书的话说，是“小六变老二”了——他原来在党内排名第六位，顺序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此次会后他就位居第二了。即便这样，他也从来没有殚精竭虑、日理万机过，只不过在北京居住的时间相对多了一些，随时准备手举红宝书（即他倡导编印的《毛主席语录》），陪同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或者出席毛泽东指名要他出席的有关会议。无论形势怎样紧张，局面怎样混乱，他从不慌乱，从不着急，还是深居简出，还是平心静气，还是在毛家湾的家中有规律地按时晒太阳，不声不响地正襟危坐在沙发上默默想问题，还是从不直接批阅文件，而是一天最多两次听秘书讲文件，上、下午各一次，每次一二十分钟，最多不

超过半小时。他差不多像是一个看客，一个冷静得吓人的看客。

真是含蓄的神秘的难以捉摸的林彪！

妻子叶群和林彪就大不一样了。“文化大革命”令叶群亢奋，她所操心 and 参与的事明显多了起来，这一方面是她作为林彪办公室主任的职责使然，另一方面也由她的政治追求和禀性气质所驱使。林彪的地位上升了，她当然情不自禁地乐，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夫贵妻荣嘛。再说，她是一个表现欲、权势欲很强，耐不得孤独和寂寞的女人，既然“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是林彪所说的“大罢一批，大提一批”，那么她为什么不趁机表现自己，去争取个人和家庭光辉灿烂的美好前景呢？并且，她还有一些公愤私仇需要发泄！

最近一些日子，叶群的心情一直很好。尤其是她化装参加了在北京东郊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批斗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和文化部部长陆定一的大会，更是感到扬眉吐气。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多次给林彪、叶群写匿名信，骂叶群是“王实味的情妇”，是“封建贵族加现代特权”，破案后，叶群对陆定一夫妇恨之入骨。这下打倒了陆定一，逮捕了严慰冰，叶群深感“文化大革命”为自己出了一口恶气，就凭这一点，她也要由衷地欢呼“文化大革命万岁”！

可是，这些日子学校和机关的混乱状况，也让叶群有所担心，她担心她的一对儿女该怎么办。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女儿林立衡（小名豆豆）此时在空军报社当编辑，儿子林立果（小名老虎）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二年级，空军机关和北京大学都乱得厉害，两派对立，视若寇仇，终日用大字报、广播互相攻讦不说，还出现了武斗的苗头。叶群越想越不由得为自己一双儿女的安全担心起来。

这天，叶群风风火火地走进了林彪的卧室，她进门就嚷。

林彪正背着手站在房间内一人高的地球仪前沉思，叶群的突然闯入吓了他一跳。

林彪皱了皱眉头，慢条斯理地问叶群说些什么。叶群说外面形势很乱，她有些担心。林彪批评她是杞人忧天，说主席不是说了嘛，乱，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并说依他看，中国乱得还不够，不够，很不够。

叶群告诉林彪，她是担心老虎和豆豆。

一听儿女的名字，林彪来了精神，他不再多说什么，慢慢踱到沙发跟前，

转身坐下，然后示意叶群说下去。

叶群说：全国乱不过北京，北京乱不过北大。聂元梓，主席赞扬的那位能干的女将，她的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呀！前段我就听老虎回来说，校党委瘫痪了，课不上了，老师早就不管学生了，学生们成立的造反派、战斗队多如牛毛，随便扯块红布，印上“红卫兵”三个字，往胳膊上这么一戴，就是通行证。随便扯块红绸子，印上“造反派”三个字，往竹竿上这么一挑，就是造反大旗。坐火车、坐汽车，吃饭、住宿不要钱，到处革命大串联。老虎前段时间到外地串联回来说，火车成了沙丁鱼罐头，厕所里、座位底下、行李架上，到处挤满了红卫兵，听着都吓人！豆豆所在的空军机关也不安宁，报社这样的单位，更是敏感地带，乱得一塌糊涂！

一向喋喋不休的叶群，比比画画，一口气说了这些，显得忧心忡忡。

林彪默默地听完，甩出一句：史无前例。

叶群接下去说：史无前例不假，可孩子们还小，政治上幼稚，不懂事，我担心他们把握不住自己，政治上犯错误，更担心他们的人身安全……

听叶群这么一说，林彪陷入了沉思。

叶群说出她的想法：把老虎和豆豆送出去，找个人帮咱照看一段时间。一方面远离北京这个政治旋涡，避避风头；另一方面也让他们出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

林彪问送到哪里，交给谁。

叶群说送到上海，交给江腾蛟。

林彪没有马上表态，把头靠在沙发上，微微闭起了双眼。好一会儿，他点了点头，自言自语地说：是嘛，庭院里跑不出千里马，温室里长不出万年松。突然，他眼睛一亮，一拍扶手：好。交给空军，我放心！

叶群轻轻舒了口气，转身要去安排。

林彪喝住她，补充一句：你告诉江腾蛟，我的一对眼珠子交给他了。

(二)

担任驻上海空四军政委的江腾蛟正在办公室里批阅一份文件，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他抓起来一听，电话是从毛家湾打来的。

叶群甜甜的，然而又带着威严的声音，从电话那端传了过来：江政委呀，吴司令可能已经告诉你了，关于我们那两个孩子的事。

叶群所说的吴司令，是指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她和林彪商量好把孩子送到上海江腾蛟那里去后，先给吴法宪通了电话，让吴法宪给江腾蛟打个招呼。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表示对吴法宪的信任和尊重。

江腾蛟告诉叶群，吴司令已经来过电话了。

最近北京的秩序很乱，叶群的口气变得严肃起来，有坏人要整死我们的两个孩子。这也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表现。

江腾蛟闻言倒吸一口凉气，赶紧附和着说阶级斗争的确是严酷的。

叶群说：江政委呀，你知道，林彪同志只有这两个孩子，是他的一对眼珠子。把孩子放在哪里都不放心，想来想去，还是放到你那儿好。林彪同志和我说，把孩子放到空军，交给江腾蛟，他放心！

江腾蛟一听受宠若惊。中国的二号人物、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那是多大的分量，对他江腾蛟来说又是多大的信任和荣耀呀！他激动地表态说：我感谢林副主席的信任！

叶群继续交代说：把孩子放到你那里，就交给你江叔叔了。他们还年轻，不懂事，你对他们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是爱嘛。孩子交给你，给你添麻烦了，我先代表林彪同志向你表示感谢。江政委，你看呢？

江腾蛟用斩钉截铁的口气说：我江腾蛟忠于林副主席，海枯石烂不变心！我江腾蛟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一家！请林副主席、叶主任放心，我一定保护好两个孩子的安全，把带好两个孩子当作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

叶群满意地笑了，说近期内两个孩子就动身，具体时间、车次到时候再同他联系。

江腾蛟连连称是。

放下电话，江腾蛟脸上激动的神情半晌没有消退。这个任务，真是太光荣，太重大，太有意义了！在他看来，这真是天赐良机哪！过几天送来的哪是林彪、叶群的一双儿女，分明是一座联系林家的金桥，一部顺着往上爬的天梯嘛！

林彪、叶群选中江腾蛟不是偶然的。林彪、叶群和江腾蛟之间，有一层特殊的关系。这层关系是最近两三年才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已经非同寻常，颇为牢固了。这要归功于江腾蛟的眼光、魄力和活动能力。

从历史上看，江腾蛟和林彪在个人关系方面没有更多更深的渊源，只能

勉强地称之为林彪的老部下。

江腾蛟是湖北黄安人，和湖北黄冈的林彪是同乡。生于1919年的江腾蛟，11岁加入共青团，同年参加工农红军，是红小鬼。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他当过黄安县区儿童团大队长、鄂豫皖苏区陂南县儿童局书记。抗日战争期间，他当过新四军五支队十五团连指导员、新四军二师五旅十三团政治处主任。这15年间，他都不属于林彪指挥。据说，在新四军时，为一份中央电报的传送问题，他和新四军四支队司令高敬亭发生了冲突，引起高司令不满，高司令动手打了他。他不服，一气之下，跑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告状。1939年6月，高敬亭被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错杀后，新四军内掀起了批判高敬亭的高潮，他也成了反高敬亭的“英雄”，被送往延安，受到重用。抗日战争胜利后，一部分干部挺进东北，他才成了林彪的部下。这时，林彪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他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二十四旅政治部主任、辽北军区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一五一师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他到了空军工作，曾任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广州军区防空军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那时，他才36岁，是名副其实的少壮派。^①

尽管江腾蛟有过那么一段在东北工作的历史，但由于他那时职务太低，又在下面带兵，因此，他不可能和林彪发生直接的联系。他是通过吴法宪巴结上叶群，又通过叶群才在林彪那里挂上号的。

1964年，叶群和吴法宪在江苏省太仓县洪泾大队搞“四清”，身为空四军政委的江腾蛟，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和叶群拉关系。当时吴法宪是空军政委，江腾蛟以看望吴法宪为名，经常给叶群送礼物，套近乎，讨指示，很快打动了叶群，赢得了叶群的好感和信任。叶群对吴法宪说：我看江腾蛟这个同志不错，路线觉悟水平很高，而且也有工作能力。吴法宪赞同说：叶主任真是慧眼识英才，江腾蛟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是个好同志。

1965年，林彪、叶群住在上海。当时在上海治病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让江腾蛟给林彪送材料，叶群就带着江腾蛟去见了林彪。性格孤僻，不喜交往，因一直养病而深居简出的林彪，是基本上不会客的，不要说江腾蛟区区一个少将，就是上将、大将，要见他都很难。然而，林彪这次却破例兴致勃勃地接见了江腾蛟。叶群对江腾蛟说，她愿意把空四军作为她的“挂钩”单

^① 星火燎原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第二集），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47页。

位。江腾蛟一听，欢呼雀跃，激动不已。临别，叶群送给江腾蛟一份“突出政治”的材料，此举意味深长，这表明，叶群在政治上开始赏识和信任江腾蛟了。因为当时，林彪正预谋以“单纯军事观点”“反对突出政治”为名，整掉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大将罗瑞卿，这显然是叶群对江腾蛟的政治拉拢和利用。在党内斗争日趋激烈、“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江腾蛟认准了林彪，跟定了林彪，踏上了林彪的战车。

1965年5月7日，刘亚楼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江腾蛟和南京军区空军负责人一起，护送骨灰到了北京。林彪、叶群在毛家湾又一改不见军以下干部的惯例，接见了他们。叶群故意当着南空负责人的面说：“江政委，这一阵子辛苦了。回去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保重身体，将来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等着你去做呢！”这种着意抬高江腾蛟身价的做法，江腾蛟自然心领神会。他的胃口被吊起来了。

这年冬天，林立衡去上海治病，叶群亲自给江腾蛟打去电话，要他给予关照。江腾蛟满口应承。在林立衡治病的日子里，江腾蛟跑前跑后，很是尽心。

叶群在洪泾大队的“四清”结束后，还不放心她抓的点和树的典型——一个大字不识、靠画画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农村妇女。1966年初，叶群又直接给江腾蛟打电话，要他派几个得力的人，再去继续蹲点，巩固她的“四清”成果。江腾蛟照办了，并将落实情况及时报告给了叶群。对此，叶群十分满意。^①

江腾蛟在林彪、叶群眼里有了位置。毛泽东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林彪乘机接过来加以发挥：“解放军学空军，空军学上海空四军。”

一个月前，江腾蛟秉承叶群的意旨抄了上海文艺界5位著名人士的家，任务完成得极为干净、利索，给叶群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下更增加了叶群对江腾蛟的信任程度。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炙手可热的江青，为了掩盖自己30年代在上海的丑行，勾结叶群，要查抄上海文艺界一些人士的家。江青露骨地对叶群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叶

^① 编辑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上），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

群满口答应。她通过吴法宪将江腾蛟叫来北京，亲自对江腾蛟交代任务：“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顾而已、赵丹、陈鲤庭、童芷苓五个人的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东西都拿来。”叶群要江腾蛟“不要害怕”，“要绝对保密”，还把郑君里、顾而已等五人，分别编为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等代号。^①

江腾蛟领受任务回到上海，仔细侦察了搜查对象的住处，反复研究了行动方案，以“空军丢了份绝密文件”为名，让一些干部子弟和警卫排战士假扮红卫兵，分成五个组，于10月9日零时后，分乘五辆汽车同时行动，搜查了五位文艺界人士的家。为了保密，江腾蛟叫人把汽车号牌用白纸盖起来，他自己在巨鹿路招待所坐镇指挥，并叫一名会讲上海话的女护士代他接电话，以防别人听出他的声音。这一切果然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以致事后有一天，江腾蛟去看望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刚巧碰上陈丕显在批评上海市公安局的负责人：一夜之间在上海同时抄了五位文艺界人士的家，至今连个线索都查不到！老谋深算的江腾蛟还装聋作哑，故意吃惊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秘密抄家的第二天，急于邀功的江腾蛟，带着查抄来的有关江青的材料，亲自坐飞机直接送给了叶群。这些材料，由叶群当即交给了江青。过了一天，叶群给江腾蛟打电话说：“已经交给上面了，很满意。”叶群所说的“上面”，即指江青。

江腾蛟回到上海不久，叶群又叫他派人把搜查到的所有材料都送到北京，开始存放在空军指挥所，后来，江青又将这些材料拿到毛家湾，由叶群和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一起动手，在江青的监督下，投进火炉烧掉了。^②

江腾蛟圆满完成了叶群所交代的任务，给江青抄到了她所需要的材料，去除了江青的一块心病。江腾蛟为叶群和江青在“文革”中的紧密勾结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就是江腾蛟投靠林彪、叶群的历史，也是江腾蛟发迹的起点。虽然江腾蛟和林彪、叶群直接接触的时间并不长，但在林彪、叶群眼里，江腾蛟已经是一名精明干练、名副其实的嫡系和心腹了。

^① 编辑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上），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第286、34页。

^② 编辑组：《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上），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第286、294~296页。

(三)

浓眉毛，单眼皮，炯炯有神的目光透露出聪颖和敏感。只可惜有个痼癖动作，喜欢歪着脑袋斜起眼睛看人，于是就多了几分与其二十来岁的年龄很不相称的城府和狡黠。

皮肤白皙，面色红润，衣冠整洁，穿戴讲究，举止沉稳而优雅。一望而知，这个保养得极好的年轻人肯定有一个高贵的出身。

胖瘦适中，身材匀称，中等偏上的个头，强壮有力的体魄。性格内敛，沉默寡言，在熟人面前尚可落落大方地谈话，一到了陌生人面前，却腼腆得像个孩子，或者说像个大姑娘。

这就是林彪的爱子林立果。

从传宗接代的意义上讲，林立果是林家的独苗。

林彪生活上是严肃的。在他的一生中，虽然先后和4名女性发生过感情上的纠葛，但严格说来，真正意义上的婚姻只有两次。两次婚姻，使林彪拥有了两女一男。

第一个闯入林彪生活中的女人叫汪静宜，这是一个十分不幸的女人，自从遵父母之命许配给林彪，她的一生就注定要毁灭了。汪静宜的家在湖北黄冈回龙山镇，和林彪的家回龙山镇林家大湾相距不远，只有8里路，他们是庄邻乡亲，并且大体上门当户对。林彪的父亲林明卿和汪静宜的父亲汪友成是很谈得来的朋友，起先，是汪友成主动提出两家结亲的，林明卿当即表示同意，时在1914年1月。那年，林彪和汪静宜都只有7岁。在封建思想浓厚的农村，子女在婚姻大事上接受父母之命是很普遍很正常的事，问题是后来林彪进武昌读中学，接受了新思潮新思想，对这桩封建包办的婚姻不满意，要反对了。1924年冬，17岁的林彪放寒假回家期间，曾向母亲提出要与汪静宜解除婚约，结果遭到父亲林明卿的训斥。此后，林彪又几次借故推迟父母给他安排的婚礼。1925年底，林彪考入黄埔军校后，这桩婚姻就更是遥遥无期、有名无实了。1927年春节，林彪随北伐军到了武汉，曾请假回林家大湾探亲，两家父母又张罗着为林彪完婚。林彪以假期只有几天，来不及准备，加上军务在身，多有不便为由婉拒了，但他还是在大年初二这天带上礼物看望了岳父汪友成。林彪这次上门没有和汪静宜单独接触，羞涩懦弱、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汪静宜也只是从门缝里偷偷看了看自己未来的夫君。纯粹出于

礼仪和维护父母面子，林彪勉强在汪家吃了顿午饭就回了林家大湾，第二天就返回了部队。从此，林彪再也未回林家大湾。而汪静宜，却一直把自己视为林家的人，痴痴地等着林彪。即便在得知远在延安的林彪已经结婚的情况下，她仍然恪守妇道，痴情不改，孤身在乡下艰难度日，直到1963年因病去世。^①

汪静宜虽然是第一个闯入林彪生活的女性，却无论如何不能称为林彪的第一个妻子。

林彪的第一个妻子是人称“陕北一枝花”的刘新民（又名张梅）。林彪从1927年春节离开家乡，10年间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个人的婚姻问题一直置诸脑后，没有考虑解决。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环境相对安定了一些，在战友们的催促和撮合下，林彪认识了刘新民，并与刘于1937年春结婚。1938年3月，林彪在抗日前线被阎锡山军队误伤，经中共中央批准，于是年冬赴苏联养伤，刘新民陪同前往，并在苏联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林小琳。但是，在苏期间，夫妻二人因性格不合，产生了严重的感情危机，最终导致婚姻破裂。

在苏期间，林彪真心真意地爱上了一个姑娘，她的名字叫孙维世。林彪同刘新民闹矛盾，孤独、苦闷之际，年轻漂亮、天生丽质的孙维世出现在他的视野里。孙维世是孙炳文的女儿、周恩来的养女。孙炳文1922年11月在法国留学期间与朱德一起，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后到广州，曾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和政治顾问。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孙炳文在上海被捕，旋即牺牲。出于革命的友情，周恩来和邓颖超收养了年幼的孙维世。1938年，年仅18岁的孙维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周恩来由邓颖超陪同，到苏联治疗摔伤的右臂，孙维世同行，并留在苏联学习艺术。革命家庭的熏陶和良好的文化艺术教育，使孙维世具有超凡脱俗的气质，加之出落得美若天仙，亭亭玉立，因此不乏追求者。自古英雄爱美人，林彪情不自禁地加入了追求者的行列。孙维世也对林彪这位抗日名将充满了敬意，但不知是因为她酷爱艺术而不想过早结婚影响学习，还是她考虑到自己和林彪年龄、地位的悬殊与差距，抑或是顾忌林彪已经建立了家庭，有了孩子，总之是她婉拒了林彪的求爱。

同刘新民离了婚，追求孙维世又不成，1942年初回国重返延安后，林彪

^① 汪幸福：《林氏三兄弟》，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250页。

这才选择了叶群做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叶群除了身材稍矮之外，倒也十分俏丽，属于无人不晓的“延安八美”之一。林彪和叶群结婚后，1944年在延安有了女儿林立衡，次年冬在东北生下儿子林立果。

为林立果取名老虎，一语双关，一则“虎”出自“彪”，仅少三撇而已；二则虎虎有生气，将门出虎子，将来能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取名事小，却寄托了林彪望子成龙的殷切期望。

“九一三”事件后，林立衡自己说过：“林立果和我的名字都是林彪取的，林彪说，‘立’是立场，‘果’是结果，是唯物论；‘衡’是衡量比较，是辩证法。这都是瞎胡闹。”

林立果出生于战争年代，在襁褓之中即跟随父母南征北战，担惊受怕，先是东北，后到华北，再到华中、中南。全国解放后，林彪定居北京，林立果便跟随父母，由广州到了北京，在北京接受教育。

从1958年到1964年，林立果在北京市第四中学读书。这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北京市重点中学，许多高干子弟，如刘伯承元帅的儿子刘太行，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陈毅元帅的儿子陈昊苏，陈云的儿子陈元，以及董必武、林伯渠的儿子等，都在此就读。林立果在四中学习的六年里，总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在老师们的记忆中，他是一个非常腼腆，性格内向的孩子，比较单纯，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像个害羞的小姑娘。他在政治上、学习上、生活作风上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既没担任过什么共青团或班里的学生干部，出头露面组织过什么活动，也没违反过什么纪律，发生诸如与老师顶嘴、与同学打架闹别扭之类不好的事情。当然，也没见他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他学习比较用功，脑子也够用，每次期终考试成绩属于中等偏上，因此老师在他身上不用操更多的心。他平时少言寡语，很少谈家里的事情。只有在毕业前向团支部书记汇报思想情况时，曾流露过家中经常收到匿名信，在高级干部中有人反对他父母的情况。他的家毛家湾离学校不过几百米距离，他总是下了课就骑车回家，一日三餐在家里吃，有点“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意思。因此他和老师、同学没有更多的接触。他这个样子，一方面与他的家庭出身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林彪、叶群严格教育的结果。上小学时，林立果有一天闲得无聊，曾一个人偷偷摸到储藏室里点火柴玩，被警卫班长李文普发现，训了一顿，说要关他禁闭。林立果哭着去告诉林彪，林彪认为李文普管得对，也训了他。叶群也跟着数落：“玩火太危险，烧起来怎么办？”林立果上中学